

欽定晉書

卷二十之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二十

唐 太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尙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卽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爲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旣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尙書令裴秀尙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旣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

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闕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幾事殷勤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勅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苙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乎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幾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憂悴外表然而躬勤萬幾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覺覺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尙書令裴秀尙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尙有餘暑謁

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屆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情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經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旣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經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旣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旣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叅議宜如前奏詔曰愚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繖帳孳素牀以布巾裹革輅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繖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旣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卽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滄隆所過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



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適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適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尙書僕射江彪等四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尙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靈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冒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尙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朞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

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龔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尙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尙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擧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朞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啟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編卽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尙書會稽王

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暮爲斷

漢儀太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尙書祠部奏從博士  
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  
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尙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  
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  
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  
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薦  
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  
諒闇終制於義旣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尙書僕射盧欽尙書魏舒問杜預證  
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  
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  
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



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暄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尙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尙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尙書新沔伯臣山濤尙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尙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徒尙書堂陽子臣石鑒尙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遠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舒臣預謹按靖遠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達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

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懼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禪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

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替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禪既畢孝景卽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齋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全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宮大行既莫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

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武帝楊悼皇后旣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尙幼及卽位中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羣官議帝應爲追制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閭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基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啟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基彪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廢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尙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尙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改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曾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旣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尙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



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爲其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齒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爲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猶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其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爲綬囊以布爲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偏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摯虞以爲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偏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故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旣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薑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臺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

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哀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尙書符詰謂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朞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

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爲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朞不以親疎尊卑爲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奢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盾上言謹按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總麻三月傳曰何以總麻以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尙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頽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

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脩經典式明王度不答

十八年盾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璉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尙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頽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參詳謂宜聽盾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